

朱晦庵曰庚桑楚篇全是禪

偏少也

朱駿聲曰擁腫鞅掌皆疊韻連語謂愚蠢無知之人

莊子雪

南華經雜篇 共十一篇

庚桑楚第一 庚桑楚於老子具體而微於外形骸絕聖棄知以上無以化南榮趎老子乃以無爲而無不爲之道告之

老聃之役執弟子之役者有庚桑楚者史記作亢桑一作亢倉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壘之山舊註畏壘禹貢之羽山見洞靈經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挈然仁者遠之擁腫之與居鞅掌之爲使呂註老聃之道絕仁棄知而不尚賢故其臣妾之仁知者皆去而遠之○郭注畫然飾知挈然矜仁擁腫樸鄙也鞅掌自得也呂云擁腫遲鈍鞅掌拘執則非任知與仁者也○按鞅掌言負荷力作不飾容儀也注見在宥篇居三年畏壘大壤一作穰○呂註畏壘之民化楚之道無所事知而致力於衣食之間所以大穰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灑然異之今吾日計之

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集說〕初見庚桑之道。弃知而任愚。故灑然異之。其道無為而成。故無近功。而日計不足。歲計有餘也。尸祝社稷以神明奉之。推戴以為君也。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弟子異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大一作天道已行矣。不釋然意不樂也。春生秋成。萬物於春秋。豈無所得於天地之氣而生成哉。而萬物不知也天地化育之大道已潛行矣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然欲俎豆予於賢人之間。我其杓的標二音之人邪。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循本〕至人尸居環堵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言至人隱處。而人不知其姓名故猖狂莫知所歸。杓與標同。榍木為標。則人見之。一說杓喻禍淺更確。弟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旋其體而

王伯申曰妄与無同也

与邪同

鯢鰌爲之制步仞之邱陵巨獸無所隱其軀而孽狐爲之祥〔舊註〕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六尺曰步七尺曰仞祥怪也〇按鯢鰌小魚孽狐小獸此言大人宜居高位享厚祿雖小人乃當以卑賤自安也且夫尊賢授能先善與利自古堯舜以已然而況畏壘之民乎夫子亦聽矣賢能出衆則衆尊之善利及人則人先之自堯舜已然不必辭也庚桑子曰小子來夫函含車之獸介而離山則不免於網罟之患吞舟之魚碭蕩而出水則蟻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鼈不厭深介特也物無耦曰特獸無耦曰介碭溢也謂碭溢而出水也喻人本隱潛一旦出見則是舍安宅而履危機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呂註〕老氏以本爲精以物爲粗以有積爲不足淡然獨與神明居楚得聃之道故藏身不厭深澹德遺堯舜而不爲也〇以本爲精四句見後天下篇且夫二子者又何足以稱揚哉〔郭註〕二子謂堯舜是其於辯也將妄鑿垣墻而殖蓬蒿也簡髮

而櫛數米而炊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自堯舜崇仁義於是有是非之辯。則失其性矣。猶破清虛之府。而植荊棘也。區區仁義。如簡髮而櫛。豈能盡周。數米而炊。豈能盡飽。以云濟世。果何濟哉。擧賢則民相軋乙任知則民相盜之數物者、不足以厚民民之於利甚勤子有殺父臣有殺君正晝爲盜日中穴阫裴吾語女大亂之本必生於堯舜之間其末存乎千世之後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擧賢則奔競求勝之心起故相軋。任知則詐僞欺罔之習成。故相盜。所謂賢能善利數者。終不足以給求養欲而厚民之生。徒使民好利而趨之若鶩。卒至好利忘義。甚且有弑君父以求利者。雖正晝日中。亦爲盜而穿窬矣。阫墻也。由此觀之。大亂之本。原生於堯舜之世。特其未至千世之後。乃見之耳。亂無所底。雖人與人相食。亦有所必至矣。南榮趎音疇。庚桑弟子蹵然正坐曰若趎之年者已長矣將惡乎托業以及此言邪。呂註德遺堯舜而不爲。其無迹。也至矣。然則惡乎托業而可以及此言邪。托業猶言寄其學業。庚桑子曰、

俞曲園曰抱保也

全汝形抱汝生無使汝思慮營營若此三年則可以及此言也。郭注全汝形守其分也抱汝生無攬乎其生之外也○按全形不勞形也抱生不疲神也無思慮不動心也如此則絀仁棄知去亂本矣南榮趎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盲者不能自見耳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心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得形之與形亦辟闢矣而物或間之邪欲相求而不能相得今謂趎曰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慮營營趎勉聞道達耳矣庚桑子曰辭盡矣。言目之於身非異體也而不明者不能自鑑其形耳之於身非異體也而不聰者不能自審其聲心之於身非異體也而狂率者不能自驗其本來形之與形亦開闔而不隔矣豈有物間之而使我不自見自聞自得耶今夫子教以全形抱生無思慮而趎轉不自知其孰為我形孰為我生孰為我之思慮也則以我之盲聾且狂故也雖聞是言亦勉強而聞夫子之道達耳究竟茫然也趎之言以盲聾狂自謙却正是黜聰墮明絕聖棄知之妙正是全形抱

王介甫曰此釋氏所謂汝向中正閒也

生無思無慮之至。故庚桑以為辭盡於此。已不能有以益之。乃使之見老子也。曰。奔蜂不能化藿蠋。蜀 越雞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矣。雞之與雞。其德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者。其才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 日字疑衍。或云舉成語也。奔蜂舊註云小蜂也。蓋螺蠃之屬。負螟蛉而祝化已子者。藿蠋豆中大青蟲也。鵠古鶴字。碧虛云牛涔無鯤鵬之化。蜂房無鵰鶚之雛。庚桑所以謝南榮之問也

南榮趎贏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自楚之所來乎。南榮趎曰。唯。老子曰。子何與人偕來之衆也。南榮趎懼 瞿 然顧其後。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南榮趎俯而慙。仰而嘆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問。贏擔也。齊楚陳宋間謂之贏。○郭注與人偕來之衆。挾三言而來故也。呂注趎欲為道。其心不能致一。而挾三言。則謂與人偕來之衆宜矣。○按三言向在下文。此所云與人偕來者。以既有己意。又有人之見者存也。老子蓋微窺之。而趎不知所謂。以為真有人隨其後

王懷祖曰未通銖廣雅銖鈍也

故瞿然回顧而後顧無人。又聞老子之言乃悟而自悲上嘆老子之洞見隱微已反忘之也忘吾答因失吾問言今者不知所以對答老子由不知老子之詔已。即已所欲質問於老子者也所欲問即下文三言。老子曰、何謂也。何謂失問忘答南榮趎曰不知乎人謂我朱愚。朱字衍文或趎字之誤知乎。反愁我軀。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已我安逃此。而可此三言者、趎之所患也。願因楚而問之不知不仁不義則不合於人。知仁義則有妨於已。此三者人已相亢。而委決不下。故欲因庚桑而問之老子。老子已逆知之。而謂其與人偕來。乃不知以是為答。豈非轉失其所欲問乎。老子曰、向吾見若眉睫之間。吾因以得汝矣。今汝又言而信之若亦汝也一見已窺之眉睫間。又自言之則信然矣。趎若規規然若喪父。母揭竿而求諸海也汝亡人哉惘惘乎汝欲返汝情性而無由入。可憐哉若既欲為人。又欲為我規規然如喪父母之不容已於求乃揭竿而求諸茫茫大海必不可得之區。將如亡人出奔

於外。終身不得返其故國矣。何也。以汝欲返其情性之本而乃區區於仁義知以失其性。則迷惘而無由入矣。豈不可哀哉。

南榮趎請入就舍召其所好去其所惡。十日自愁復見老子。老子曰。汝自灑濯熟哉。鬱鬱乎。然而其中津津乎猶有惡也。呂註知趣舍之滑心而惡之。欲洗濯而復於虛靜。是謂召好去惡也。然猶未之能行。所以自愁。○鬱鬱其氣充也。津津有所漏也。○按趎反觀病痛見得親切。以未能去之淨盡。所以十日自愁也。老子言洗濯其心須自家積累純熟。不可欲速。若猛省自愁。雖鬱鬱乎有莫遏之盛氣。然已津津乎有滲漏之處矣。蓋以好惡之滑心。爲可惡。即猶有所惡也。

夫外韄音霍者不可繁而捉。將內揵音虔。內韄者不可繆而捉。將外揵。外內韄者。道德不能持。而況放道而行者乎。叅循本註韄者以皮束物制縛之意。揵者門牡關閉之意。外物之韄人也。繁多而不可把捉。則牢關內揵而拒之。使不入。內慾之韄人也。繆亂而不可把捉。則牢關外揵而閉之。使不出。外內韄者。其病若此。○集說內揵則外物不得人而擾其心。外揵則內欲不得出而逐於物。然此不過強制之力耳。其勢必難以兼治。若外內俱韄則

王懷祖曰吉凶當依管子作凶吉一失吉為韻

雖有道德者不能持久況倣效而行者乎南榮趎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然其病病者猶未病也若趎之聞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也趎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病病者謂知病之為病者蓋心也若趎則以聞大道而始知病是猶飲藥以加病也然則既知外內韄之為病又必知所以免外內揵之方乃有以衛其生矣病喻趣舍之滑心者生喻心之本體也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舍諸人而求諸已乎能翛然無累乎能侗然無知乎能兒子乎筆乘能抱一能勿失即道德經所謂載營魄抱一能勿離也無卜筮而知吉凶即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也能止即知止也能已即知足也舍諸人而求諸已即自知者明自勝者彊也翛然即汎兮其可左右也侗然即渾兮其若濁也兒子即專氣致柔能嬰兒也兒子終日嘷號而嗌益不嗄夏失聲也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掜藝○手筋急也共拱其德也終日視而不瞚瞬偏

俞曲園曰交即徼福之徼作邀者後出字作交者叚借字詩彼交匪儌五行志作徼

不在外也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爲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衛生之經已〔郭注〕嗌不嗄任聲之自出不由喜怒也握不捘任手之自握非獨得也視不瞬任目之自視非係於色也行不知所之信足自行無所趨也居不知所爲縱體自任無所營也與物委蛇斯順之也同其波物波亦波也○〔筆乘〕和之至共其德偏不在外蓋所謂含德之厚比於赤子者如此南榮趎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曰非也是乃所謂冰解凍釋者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攖不相與爲怪不相與爲謀不相與爲事翛然而往侗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已德者純全之本體衛生則所以去其病也人之眞性湛然如水知識蔽結則如水凍成水矣能兒子者自去其蔽結猶之乎水解而凍釋也耕食鑿飲亦與人交食乎地而均陶太和則與人交樂乎天人物利害無所動於中故不攖不與作異故無怪不費思慮故無謀無所作爲故無事往來自適不訢不距故翛然而來侗然而往凡此皆所以去眞性之累乃至人衛生之經也非即至人之德也曰然則是至

馬通伯曰以上論至人蔵身衛生之道

乎。既非至人之德。而至人之衛生。亦不外是。得非衛生之至道乎。曰未也。吾固告汝曰能兒子乎。兒子動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也。合參所謂至者。亦止於所不知耳。兒子自然不知所為所之。不待學為兒子。而若槁木死灰者是也。○按形如槁木。心如死灰。則死生無變於己。更有何禍福。禍福之降自天者。且有如無有。更有何人災。是以害其生乎。此則天真自全之兒子。方是衛生之至。如前所云尚有意為赤子。則雖冰解凍釋。猶非其至也。

宇泰定者。發乎天光。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人有修者。乃今有恆。有恆者。人舍之。天助之。人之所舍。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呂註身者人之宇。不否不亂。則發天光。天光者不識不知。明白洞達。○按天光。天然之光也。即齊物論以明之明。葆光之光。發天光則人而天矣。是乃人之所以為人。見天則人見其所以為人矣。必修行至是。乃與天同其悠久。而有恆。與天同其悠久。則離人而立於獨。故人舍之。合天而通於一氣。故天助之。既為人

之所舍。天之所助。則雖猶是民也。猶是子也。而獨能仰合於天。則不愧爲天之民矣。不必達而行於天下也。獨能克肖乎天。則眞成爲天之子矣。

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辯者辯其所不能辯也。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若有不即是者。天鈞敗之。

呂註天下之物。可以知知。則學之所能學。行之所能行。辯之所能辯。唯道不可以知知。故學所不能學。經云學不學是也。行所不能行。不道之道是也。辯所不能辯。不言之辯是也。○按唯不以知知。乃是不學之學。不道之道。不言之辯。則知止乎其所不知。斯爲知之至。即衞生之至。不然猶未全其天鈞也。天鈞義見內篇齊物論

備物以將形。

將即不遑將父之將。猶養也。以形接物。終不徧物。則形爲物擾。而失所養矣。唯虛以待物。而萬物之理。自無不備。乃所以將養其形也。

藏不虞以生心。

生者亦長養之意。以心虞事。事不勝慮。則心爲事緣。而知死矣。唯無思無慮。而於事無所用其預防。乃所以長養其心也。

敬中以達彼。

人情之不一也。彼我之間最難相通。雖曲意以徇無益也。唯敬存於中。而在彼之心志自孚。意氣自投。是敬中以達彼也。

吴至父曰所字句絕

庸常也

若是而萬惡至者皆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滑成不可內於靈臺若是而猶不免於患害者乃天數使然非人之過也不足以滑亂其成德不得而納入於虛靈之舍矣萬惡以禍患言成猶素也謂德之素成者也郭云靈臺者心也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洪邁云此一章謂持心有道苟不知其所以持之則不復可持矣郭子元陳碧虛二解俱爲兩而字所惑於本旨不然也不見其誠已而發每發而不當業入而不舍每更爲失爲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爲不善乎幽閒一作闇之中者鬼得而誅之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不知所以持心則存於中者皆後起之僞安能存誠於已而發皆中節乎每發而不當其則由人僞已入據於靈臺而糾纏不舍其過失將屬更而益甚人誅鬼責皆所不免矣唯靈臺有持而幽明人鬼兩無所愧然後能獨行而不疚非外物之所能搖也券內者行乎無名券外者志乎期費行乎無名者惟庸有光志乎期費者唯賈古人也

窮与空同義

姚姬節曰儀禮注古文且為阻

券猶言操券。謂主持之也。內者心也。外者物也。操券於心者虛靈泛應無可指名。操券於物者紛紜馳逐。務在期費。補註云。期費是博取廣求之意。猶云貪多務得細大不捐也。惟庸有光者神明所照。用則有光不用則葆其光也。唯賈人者。言如市賈之貨殖。惟多是求也。

人見其跂猶之魁然。與物窮者物入焉。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不能容人者無親。無親者盡人。勉強期費。不肯放倒。如跂而挺立者。人見其外。亦自魁然而傑出。然不能備物。徒欲逐物而窮之。則物已入其中。而亂其虛靈之府矣。既與物窮。則不能因物付物。不過與物苟且相逐耳。若此者。自視其身已不能無隔閡。又安能物我無間。而於人無所不容乎。不能容人者。無親至戚。如途人也。無親者盡人。肝膽皆楚越也。

兵莫憯慘於志。鏌鎁為下。寇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兵能殺人。而心之所之紛紜而逐於物。則其為兵也莫慘焉。鏌鎁猶其下者耳。以志還自賊其心。而莫邪止能傷其形也。寇能害人。而陰陽之為寇莫大焉。以盜之為寇。可逃而免。而陰陽之為寇。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也。然豈陰陽之能賊人哉。唯心不知所持。若或使之。故陰陽之

患得而中之也道通其分也其成也毀也所惡乎分者其分也以備所以惡乎備者其有以備副墨道者先天之朴朴散則分分則有成與毀而道未始與之相離故通其分也通其成也通其毀也○按先天之朴太極也及其分而有成毀雖萬物各具一太極而一實萬分者萬還爲一未始不同一太極也則分亦何不可之有所以惡乎分者以因其分也遂物物而爲之備耳所以惡乎備者以非自然而無不備乃有所爲而求其有以備耳故出而不反見其鬼出而得是謂得死滅而有實鬼之一也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此以下以死生之通爲一言之道既通爲一故出於機而生固非鬼也然觀其出而一往不反即可見其必死而爲鬼矣蓋出於機而往得所歸即得死之謂也死似寂滅而伸則必屈者屈又必伸有實際焉則氣反而歸與氣至而生無以異也是鬼之一也觀有形者之自有而無則無形者之復自無而有可得而定矣出無本入無竅副墨其生也來無根故曰出無本其死也去無門故曰入無竅○按無根無竅言雖有出入之介要只同在太極之內也有實而無乎處有長而無本剽標○其入也無竅故雖有實而

無一定之處。其出也無本。故雖長遠而無標本之分。有所出而無本者有長有所入而無竅者有實。原本有所出下闕而無本者有長有所入九字從呂氏補入文義方全有實而無乎處者、宇也有長而無本剽者、宙也。宇有四方上下。入無一定之處。則四方上下。無不在也。宙通往古來今。出無本標之分。則往來古今。未嘗息也。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入出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呂註雖有出入死生而莫見其形是之謂天門。○按居室出入必由乎門可得而見也。若死生之出入。則造化握其機。不可得而見矣。故曰天門。天門者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有不能以為有必出乎無有而無有一無有聖人藏乎是。天門即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故天門非真有門。本無有也。而萬物皆出於無有。則無有者。又似有矣。雖有而亦不能以為有也。萬物之必出乎無有者。並非有無有也。即無有。亦一并無之也。聖人之藏其神者。亦無有也。亦并無無有也。蓋其心忘而止於所不知者如此。所謂全體一太極也。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

守道也

弗可以加矣其次以為有物矣將以生為喪也以死為反也是以分已管見稟質為人既形而下欲復乎未始有物不亦難乎夫有物皆幻也心存則存心亡則亡我心不萌寂寥獨立謂之未始有物可也倚造乎此則雖有生死亦寄焉耳古之得道者能之次則有物而有生死之分然能以生為喪以死為反則與常人處生死流者異矣○郭註生為喪喪其散而之聚也死為反還融液也○按至者並忘此身自忘生死次者知有形矣而不以生死為悅惡也分言不及至人亦異於常人也其次曰始無有既而有生生俄而死以無有為首以生為體以死為尻翹孰知有無死生之一守者吾與之為友又次則曰始於無有既而有生有死但自無有而生而死揔合為一體雖有生死之分而守之若一則亦次於至者矣至者大宗之師次者亦大宗之友也師以造道之極則言友以進道之方法言也是三者雖異公族也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至者忘生死而自無之次者合死生而一之又次者分死生而通之雖有盡不盡然皆歸於道猶楚之公族雖有昭屈景三姓之別要皆同出一本也特其著

王懷祖曰偃与匽同

戴甲氏著封之異有非一耳戴職任也著戴者著其所戴之官因以爲姓也甲冠也氏字也公子之孫以王父之字爲氏是冠之以其字爲姓也封封邑也著其所封之地因以爲姓也雖有親疎而非有二本所不一者特名號之不同

也有生䵷闇也披然曰移是嘗言移是非所言也雖然不可知者也臘者之有膍毗胲該可散而不可散也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偃焉爲是舉移是請嘗言移是嘗見上䵷釜底墨

也似形非形而生於形者也人寄形而生亦猶䵷耳俄而披散則所謂我者又移而之他不可定其有無○集說披然星散則所是者轉移無定矣故曰移是乎移是而試言之則非可勝言也雖然不可勝言者特其移之所底止不可逆知者也若約畧言之則有可舉似者其譬如牲之膍胲室之寢偃乎○按牲室之喻歷來諸解皆有未達蓋羞以肺肝心爲上而膍胲之褻亦臘祭之所用則至微之物有時可散棄而不必備又有時必備而不可散棄也室以寢廟爲尊而房廁之褻亦觀室者之所必周則所忽之地有時而可畧又有時而必審也物之輕重隨時不同如是惟此可以舉似移是故請試言之○集解臘冬至後三戌祭名膍牛百葉胲足大指毛肉寢廟神之所棲偃謂屏廁

馬通伯曰以上言修身侯命以通生死

也乃偃溲之處○一說請嘗言移是五字應在不可知者也之下是以生爲本以知爲師
因以乘是非果有名實因以已爲質使人以爲已節因以
死償節若然者以用爲知以不用爲愚以徹爲名以窮爲
辱移是今之人也是蜩與鷽鳩同於同也合參人之自是以其有生是以
生爲本生則有知是以知爲師二者相乘因而是非滋多
是非移而果執以爲名實因以已爲質質即曲禮疑事毋
質之質謂存先人之成見也以己爲質則不特執一己之
是非自以爲不易之節且必欲人同其是非而以爲已節
至於以死償節而不肯稍移若此者不知所謂已亦未嘗
有物用舍窮通皆非我也而妄有知愚榮辱之分移是如
此此正今人之小知也猶蜩與鷽鳩同於榆枋之適而不知有鵬程之九萬又安知天地之大哉蹍市人
之足則辭以放鷔兒則以嫗大親則已矣蹍謂踐之也放鷔不謹也嫗音
傴煦嫗之也大親至親也言於市人則謝以不謹若已是
兒則但煦嫗之無庸辭說何者以兄弟至親而已矣此可
見成見之無庸執也故曰至禮有不人至義不物至知不謀至仁無

俞曲園曰欽即廞之叚字小爾雅廞陳也所以生者為德陳列之則為道

親至信辟金。合參不人者視人若已不用儀文乃禮之至也不敎行之而宜不求宜於物乃義之至也事至而應無所預謀乃知之至也物無不愛不必獨示親厚乃仁之至也不期而信不必以金玉為質乃信之至也

徹志之勃，解心之謬，去德之累，達道之塞。貴、富、顯、嚴、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謬心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去、就、取、與、知、能，六者塞道也。勃者悖也。志貴遜。銳志於勢利。則悖矣。心貴虛。用心於修飾。則謬矣。德貴純。情發而不自禁。則累德矣。道貴通。不通為一。而多所揀擇。則道因之而塞矣。故宜徹之、解之、去之、達之。此四六者不盪胸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為而無不為也。呂云凡此諸累不動盪於胸中則道集矣。○按正靜則志不勃虛明則心不謬虛而無為者德之純也無為而無不為者道之妙也。道者德之欽也。生者德之光也。性者生之質也。性之動，謂之為。為之偽，謂之失。知者接也。知者謨也。知者之所不知，猶睨也。動以不得

已之謂德動無非我之謂治名相反而實相順也上文四六之累分屬志心德道其實去志心之累皆所以全德道也故此又倒從道說下言道之無爲而無不爲比德更尊是德之欽也而無爲之德原具於有生之前特以有生而德始可見是生者德之光也既已有生則有氣質之性是性乃生之質也既生而有性則有心志于是乎有作爲有作爲于是乎有矯僞則失其本初矣要而言之有爲實起于心之有所知惟有知而後與接爲搆也惟有知而後有謨謀以相鬬也若由有知而復返于無知則知者之所不知固猶可睨而微窺之也誠能止于其所不知雖或動而有爲皆自然而發于不得已莊不以有心與焉則有爲一如無爲而德全矣有爲則動而非僞非僞則無非我有生之前未爲事物侵亂之體矣豈不謂之治乎故有爲無爲名似相反而有爲一如無爲者亦無爲而無不爲實相順而成也

羿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已譽聖人工乎天而拙乎人夫工乎天而俍良乎人者惟全人能之羿之射能中微物而不能使人不加以善射之名則猶有迹非神技也聖人因任自然能全其天矣而未能自忘其天使人亦並忘其天是拙于人也惟全人則自葆其天而并不自知其葆乎天使人

亦相忘于其天。是工于天而即假于人矣。聖人皆造其極而全人又聖人之至。如清任和皆聖。而集大成者乃其全也。○智譬則巧。聖譬則力。故以羿之射爲喩。○章末聖人之道即此全人。與此聖人微別。惟蟲能蟲。惟蟲能天。全人惡天。惡人之天。而況吾天乎人乎。蟲能率蟲之性。則蟲能任蟲之天。人而矯僞日起。反不若蟲矣。全人則不惟任天而已。抑且惡其有任天之心。是惡天也。人有任天之心。尚且惡之。而況吾自知其任天乎。而況吾自雜于人爲乎。一雀適羿。羿必得之。威也。以天下爲之籠。則雀無所逃。是故湯以胞庖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可得者。無有也。此言所惡乎任天者。物各有其天。苟有心于若其天。則所及終不廣。究未能與天地並生。而萬物爲一也。如羿欲致雀而射之。則必以雀一性之所好者誘之。有一雀爲所誘而適羿。羿必獲之。此特一矢之威也。若不適羿者。則羿不可得而射矣。向使以天下爲籠。而無不有以若其性。則雀無所逃矣。故以順人之天而籠乎人者。亦猶之雀也。湯能得尹之心。而尹以割烹來。穆公能得奚之心。而奚以五羊鬻。皆以其所好籠之而得者也。若籠所

俞曲園曰漢書注移自放縱也穀梁傳晝我公羊作化何休注过行無禮謂之化即此二字之又人既刖足非羣不计故不拘法度

不及則不可得矣由此觀之有任天之心則雖欲寵人而所寵已屬無幾孰若自忘其天而與人俱相忘於其天乎

介者拸移畫外非譽也繪畫藻采胥靡登高而不懼遺死生也所以彰身介者形既不全則無所用於文采能拸畫而去之由其於人之非所醜而譽所美者早已置之度外也登高臨深人必危懼胥靡貧賤受役已無生人之樂則登高而不懼由其於死生之際不復覩為甚重久已棄之如遺也

夫復謵習不餽而忘人忘人因以為天人矣復謵猶服習也不餽不以貽人也服習其常而不欲投人之所好如介者拸畫是也不投人之所好則忘乎人之情無人之情即可為自適其天之人矣此由人而入天者也

故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惟同乎天和者為然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出為無為則為出於無為矣由人入天又必進於自然合天非可以有意為之也故敬之而絕不見可喜侮之而絕不見可怒者此必忘情之至直與太和元氣同其沖虛方能若是若當可怒之時心已出於怒而強制不怒則雖不怒而怒之之心自在也怒不即存於不怒之中乎當有為之時心已出於為而強制不為則雖不為而為之之心難沒

馬通伯曰以上言去累反德以合天人

也。爲不卽伏於不爲之內乎。故由人入天者。文必同乎天和而不可出於有意也。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有爲也欲當。則緣於不得已。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氣本虛而至靜。暴其氣乃不靜耳。故欲靜者當平其氣。心之爲用至神。滑其心乃不神耳。故欲神者當順其心。有爲也而欲皆得其當。則弟緣於不得已。而不以有心與焉。則有爲一如無爲。亦無爲而無不爲。自無不當矣。不得已之類。是乃聖人之道也。○老子初言衛生之經。在知止乎其所不知。止於不知。在持心而並不自知其持。此卽大宗師心齋坐忘之理也。備物將形以下。詳言持心之道。要在自然出於無爲。至無爲而無不爲。則與太和元氣渾同合一矣。皆以發明首段之意也。其詞奧衍。不得其解。竟似夢囈。今特依文說義。力爲剖釋。解人自可貫通大旨矣。

徐無鬼第二一

〔此篇亦發明絕聖去知無無爲而無不爲之旨 郭象但取首三字名篇耳〕

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武侯勞之曰、先生病矣。苦於山林之勞。故乃肯見於寡人。〔舊說無鬼緡山人魏隱士〕徐無鬼曰、我則勞於君。君有何勞於我。君將盈嗜慾、長好惡、則性命之情病矣。君將黜嗜慾、掔〔牽〕好惡、則耳目病矣。我將勞君、君有何勞於我。〔嗜慾好惡盈之則是以損其眞。絕之則無以適其官骸。是內外皆病也。○掔固也〕武侯超然不對。〔超然不屑之意 不悅其言故不對〕少焉。徐無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下之質、執飽而止、是狸德也。中之質、若視日。上之質、若亡其一。〔狗之下質止知求飽。如猫然。喻人之仕以求祿者 中質昂首不垂若仰而望日然。喻人之豪邁自高者。上質靈隽卓越、神餘于形。若亡其身。喻人之形全神王若忘其身者 一謂身也〕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吾相馬、直者中繩、曲者中鉤、方者中矩、圓者中

規。是國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若卹、若失、若喪、其一。若是者。超軼絕塵。不知其所。武侯大悅而笑。（舊註直謂馬齒曲謂馬背方謂頭圓謂目失或作佚卹佚驚竦若飛也國馬以況國士之遊乎方內者天下馬有成材不習而自然若卹若失神攝其形若喪其身超軼絕塵不知其所至如神龍不測以況天下士之遊於方外者意謂上質狗天下馬猶如此則武侯於己固不得以祿士縻之欲其俯承意旨爲容悅也武侯悟其爲方外人而又不嫌以狗馬自況故大悅而笑。）徐無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悅）吾君乎、吾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板六弢。（舊說六弢太公兵法金板猶云金匱所藏也）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爲數。而吾君未嘗啟齒。（未悅而笑）今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悅若此乎。徐無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馬耳。女商曰、若是乎。曰、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

歸震川曰以上言勞生之極反本之思

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似人似本國人也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夫逃虛空者藜藋柱乎鼪生鼬由之逕踉良位其空聞人足音跫然而喜矣而況乎昆弟親戚之謦欬克其側者乎逃虛空人於荒僻無人之境也路無人迹即狐鼠之徑荊棘塞焉藜藋叢立如柱也蹌踉躑也位其空言居於空谷也跫然行步聲謦欬喉中聲人失其性真汩於勢利如去國既久如遁入荒谷而其性真則猶之乎親戚故舊也今告之以相狗馬而即於狗馬微示以若亡若喪之天真正如披藜藋而通以兄弟親戚之謦欬也能無喜乎久矣夫莫以真人之言謦欬吾君之側乎此所以向不啟齒所以一聞而大悅也〇發作二喻即就喻意點入正意作結倍有神味斯為筆妙

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芧栗厭葱韭以賓擯寡人久矣夫今老邪其欲干酒肉之味邪其寡人亦有

社稷之福邪〔曰義〕擯棄也徐無鬼曰無鬼生於貧賤未嘗敢飲食君之酒肉將來勞君也君曰何哉奚勞寡人曰勞君之神與形武侯曰何謂邪徐無鬼曰天地之養也一登高不可以爲長居下不可以爲短君獨爲萬乘之主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夫神者不自許也夫神者好和而惡姦夫姦病也故勞之唯君所病之何也〔曰義〕養生也天地之生物本同無高下貴賤之別和謂同物姦自私也○按神者心之神明也厲民自養神明之內畢竟難安是不自許也蓋神者虛靈不昧原好公和而惡姦私姦私實神明之疚也故當勞之我今勞君者正爲神明之病乃人之所不欲病而君獨病之何也〔曰〕武侯曰欲見先生久矣吾欲愛民而爲義偃兵其可乎徐無鬼曰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爲義偃兵造兵之本也君自此爲之則殆不成凡成美惡器也君雖爲仁義幾

且偽哉形固造形成固有伐變固外戰以仁愛民民之所利也而利之所在即害之所伏也為義偃兵以義相高則相傾相軋人亂以興止兵端之所由啟也欲以行仁仁反不成欲以為義義反不成矣何者以為美而務成之則美翻成惡祗成為作惡之凶器耳雖美之名曰仁義安見其真為仁義而非偽哉天下事原無一定之形既見有利之形必造出有害之形也亦必無兩全之勢既成後起之事功必先自伐其本來之真性也更無變偽而能相安無事之理既變其性命之情而為仁義自必馳逐於外而戰以求勝也夫不戰勝無以成其仁義則其為害民之始造兵之本所固然矣○戰字生出下文

君亦必無盛鶴列於麗譙之間無徒驥於錙壇之宮鶴列兵陣名猶傳所云魚麗之陳也麗譙高樓也蓋譙樓之高者步兵曰徒良馬為驥猶言人馬也錙壇舊註云祭祀之地恐未然蓋將壇也譙樓將壇以喻心鶴列徒驥以喻競為仁義之志力也

無藏逆於得無以巧勝人無以謀勝人無以戰勝人合參人情以得為順以失為逆無得則無失故曰無藏逆於得不務必得則不以機巧智謀戰爭而求勝人矣蓋以此求勝有勝則有不勝也

夫殺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養

馬通伯曰以上言本心之良不容自昧

吾私與吾神者其戰不知孰善勝之惡乎在夫以戰爭勝人而取人之土地以快吾耳目鼻口之欲與吾之神者是姦而非和也勝負原不可必也然則以仁義爲美而求勝又烏可必哉君若勿已矣修胸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攖夫民死已脫矣君將惡乎用夫偃兵哉君若不能自已將使已不勞而民自蒙休則莫修此心本然無爲之誠以應天地太初之情而勿以後起之欲自攖其胸斯民自免於死矣何必爲義而偃兵哉

黃帝將見大隗喻大道乎具茨之山喻鴻荒之初方明爲御昌寓驂乘張若謵朋前馬昆閽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塗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呂註欲見大隗而七聖與偕所以皆迷亦猶七竅鑿而渾沌死夫欲見大道而聖知不絕宜其上達迷而不悟也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爲天下小童曰夫

歸震川曰以上言去累卽適

爲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舊註此指予少而自牧馬而言遊於六合之內予適有瞀務病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今予病少痊予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夫爲天下亦若此而已予又奚事焉呂註人心具神神則無方而遊不出六合之外非有瞀病者不若是○按乘日之車隨日輪之推遷行所無事也襄城之野盖極乎六合之際幾踰乎六合之範圍矣至遊乎六合之外則遊於混茫之一氣更非六合之所能囿也爲天下若此則無爲而無不爲矣又何事乎黃帝曰夫爲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問爲天下言予自不屑爲天下願教我所以爲天下小童辭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按以牧馬喻治民卽馬蹄篇之旨○碧虛曰童子之言有旨哉馬之眞性齕草飲水自足民之眞性耕食織衣自足更無他事再問不答示以不言之教也今之牧馬者不知鞭策之爲

害治民者不知法令之生奸乃謂馬難調而民難治兩失之矣。

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察士無凌誶之事則不樂，皆囿於物者也。〔集說〕凌，轢也。誶，訴誶也。○呂云：諸士獨樂其性之所偏，皆囿於物，而不能囿物者也。○按此正對惠施輩而言，故特揭其情而砭之。思慮之變，勞心巧幻，曲以求通也。談說之序，從首至尾，務竟其說也。凌誶之事，招爭辯求勝，以氣凌人，互相訴誶也。以堅白鳴者如此。

招世之士興朝，中民之士榮官，筋力之士矜難，勇敢之士奮患，兵革之士樂戰，枯槁之士宿名，法律之士廣治，禮樂之士敬容，仁義之士貴際。〔循本〕招世，以天下爲已事，如招攬之也。興朝，立於朝也。○按中民，上非天民，下非凡民，而在民之中者也。榮官，以有位爲榮也。矜難，好爲苟難以自矜也。奮患，奮於捍患也。宿名，不求名於當時，欲留名於後世也。貴際，以交際之間好行其德爲可貴也。

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商賈無市井之事則不比，庶人有旦暮之業則勸，百工

中得也中民善治民也

俞曲園曰宿讀爲縮取也

潛沒也　一云猶於也

歸震川曰以上言逐物多苦

有器械之巧則壯、錢財不積則貪者憂、權勢不尤則夸者悲、循本此合也。勸者勉於力、壯者勇於爲。○按不比言不與之並營也。旦暮之事、爲囊殖計也。○以上十五種癖習成性之人、歷歷指數、皆爲小知好辯、一曲自是者寫照。似莊似謔、蹀躞縱橫。勢物之徒樂變。一總句、言自招世之士、以至貪者夸者諸如此類。一切競於勢利役於物欲之徒、其身心之所樂、各隨所習而變、大抵如是。遭時有所用、不能無爲也。凡此勢物之徒、苟其所遭之時有可用、其營謀不能淡泊而無爲也。此皆順比於歲、不物於易者也。馳其形性、潛之萬物、終身不反、悲夫。呂註夫時有所用而爲之、非性命也。時有今昔、猶歲有寒暑。今一遭之、遂守而不舍、不能無爲。此皆順比於歲、寒不知有暑、暑不知有寒、以所遭爲常、而不物於易者也。○按不物於易、言其用心直如一物、且不得爲物之靈秀而知變易者。夫以人也、而馳其形性、潛入於萬物之中、而不復爲得秀最靈之人、迷昧終身、曾不知反、豈不大爲可悲乎。○當時小知好辯之徒、自以爲高出等倫、莊子乃比之於勢利下賤之流、同一僻溺忘返、而悲其大愚不靈、直是蠢然一物。刻雋痛快、真足發其冷汗。

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乎，惠子曰可。循本射者必前期志的而中。謂之善射。今非前期志的。偶爾幸中。亦謂之善射。則是天下皆羿也可乎。莊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天下皆堯也。可乎，惠子曰可。循本天下非有公是。而各是其所是。以爲天下皆堯也可乎。○合參莊子言此以幸中者非羿。孰私見以自是者非堯。惠子知莊子之言爲己發。故强以爲可。○按此即所謂是其所非也。莊子曰，然則儒墨楊秉四，與夫子爲五，果孰是邪，或者若魯遽者邪。循本楊楊朱也。秉，公孫龍也。○按五子皆執所見以自是者。故即以此詰之。若謂皆是邪。則無獨是者矣。若謂有獨是邪。則必有不是者矣。是惠子已不能就五子而定其孰是也。而或者止知自是。則惠子又一魯遽矣。魯遽人名。疑即所謂儒者也。下文言遽與弟子論道而諭之調瑟。謂弟子非而已獨是。即其事也。其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爨鼎而夏造氷矣。魯遽曰，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非吾所謂道也。循本冬寒之時。能不以火爨。夏熱之時。能

使水成氷。二事雖奇。然不過因冬至陽生。以陽召陽而為火。因夏至陰生以陰召陰而為氷。未為奇也。○按人皆以冬為寒。以夏為暑。而獨以冬為火。以夏為水。則與人所是者大異矣。其弟子以為遽之獨執所是。道不過如此。乃遽則謂此猶因天地四時之行。陽極則陰生。陰極則陽生陽生則水中有火。陰生則火中有水。猶非己之道也。吾示子乎吾道於是乎為之調瑟廢一於堂廢一於室鼓宮宮動鼓角角動音律同矣夫或改調一弦於五音無當也。鼓之二十五絃皆動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已循本置一瑟于堂置一瑟于室鼓此瑟之宮聲則彼瑟之宮聲自動。鼓此瑟之角聲。則彼瑟之角聲自動。似為奇矣。然以律相同故聲相應亦未奇也如唐人曹紹夔知樂。洛陽有僧房中磬日夜自鳴僧以為怪因成疾紹夔素與僧善。來問疾僧告之故俄擊齋鐘磬復作聲紹夔笑曰明日可設盛饌。當為除之。僧如其言食畢。紹夔出懷中錯鑢擊數下而去聲遂絕僧苦問其所以。云此磬與鐘律合。故擊彼此應僧大喜疾隨愈又李嗣眞得車鐸振之。地中有應者。掘之得鐘蓋有此事當主也。節學記鼓無當于五聲之當。又或改調一弦于五音無所主。而鼓之則二十五弦皆動。此一弦者初無或異而能然者。乃是為五音之主。故鼓

與當也敵也

之而衆弦莫不聽命耳○按律不必同而弦無不應喻已之所謂道者必迸非常理可通而通之方是同其至異者

且若是者邪言惠子所自是者亦若魯遽邪惠子曰今夫儒墨楊秉且方與我以辯相拂以辭相鎮以聲而未始吾非也則奚若矣循本惠子言四子之辯終不能折我則我是而四子非矣按此即自謂如魯遽之於弟子莊子曰齊人蹢鄭子於宋者其命閽也不以完其求鈃鈃鍾也以束縛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域有遺類矣循本蹢者蹢躅行不進貌禮記云蹢躅焉踯躅焉鈃鍾鈃鼎與鍾也唐堂塗也乃庭中之路詩云中唐有甓唐子者堂塗給使令之人猶周禮云門子今俗云廳子耳○齊人有蹢行其子于宋而使爲閽人者務殘其體而不欲完其形至其求鈃鍾也則束縛維係之惟恐其損壞而不完矣奈何忍蹢其子乎其求唐子也則苐以給堂塗使令未始出疆域之外矣奈何忍棄其子于異國乎是於推類之道有遺矣言人於親踈貴賤遠近之類徹而不自覺以喻惠子知四子之辨爲非而不知己之非也

夫楚人寄而蹢閽者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與舟人鬭未始

馬通伯曰以上言善辯非道

馬通伯曰以上言道不虛行

離於岑而足以造於怨也循本離同罹至也岑山岸也楚人寄寓船上而躊躅行為他國之闇者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與舟人爭鬪不思未到岸時何可與人鬪徒足以造怨而已此又進一步說與人爭論不惟有自蔽之患亦且有禍〇按五子皆以自是為道猶同舟共濟也互相攻辨猶同舟相鬪也勢必難行猶同舟相鬪先己不濟也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之矣良工雕斲須有可雕之材質若無其質雖巧無所施莊子每與惠子反覆開論正以其可裁也茲蓋惜其死而無可與言者

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謂云至於大

又當爲人之誤屬上句

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舊註可不謂云猶言設有不諱管仲曰公誰欲與公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爲人潔廉善士也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又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上且鉤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不比不合也舊說鉤亦逆也按太史公言管仲爲政善因又云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豈管仲之謂乎由莊子之言觀之則桓公因猜懲之主管仲之所以能用桓公者徒以能順適其意耳公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爲人也上忘而下畔列子作下不叛江遹云上忘者其政悶悶也下不畔者其民淳淳也按上忘下畔俱貼其爲人講則上忘下畔者上之不務有爲下之不至越畔蓋不務紛更亦不廢弛也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愧不若黃帝師其無爲之治也哀不已若謂有以化之不使越畔也以德分人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

馬通伯曰以上言道貴容物

蓁与榛通

馬通伯曰以上言黠巧知

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隱朋可。以德分人使皆復性也以財分人使得遂生也以賢上人人滋不服以賢下人人化其恭矣夫聽非不聰視非不明而不事察察之治宰相之度也此隱朋之所以勝絶叔

吳王浮於江。登乎狙之山。衆狙見之。恂然棄而走。逃於深蓁。有一狙焉。委蛇攫搔。搔見巧於王。王射之。敏給搏捷矢。王命相者趨促射之。狙執死。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敖予。以至此殛也。戒之哉。嗟乎。無以汝色驕人哉。顏不疑歸而師董梧。以鋤其色。去樂辭顯。三年而國人稱之。搔曲折而攀援也搏捷矢矢往捷速而狙之敏給能接而搏之也執死被執而死也呂註。以色驕人者心驕人而見於色。鋤色者去其驕人之心而已。拔去樂辭顯。去其心之所樂則氣不盈。忘其身之榮顯。則志不驕

馬通伯曰以上言戒衒矜尚

南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顏成子入見曰夫子物之尤也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使若死灰乎曰吾嘗居山穴之中矣當是時也田禾一覩我而齊國之衆三賀之我必先之彼故知之我必賣之彼故鬻之若我而不有之彼惡得而知之若我而不賣之彼惡得而鬻之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齊衆三賀以田禾得見子綦爲榮子綦以爲我必有使人知者而後人知之我必有自炫者而後人售之夫使人知之而鬻之是不能自葆其眞故的然而自喪也人而若是我則悲之矣人可悲而我悲之則我又未免自喪其眞亦可悲也我悲人之自喪而我復自悲則猶未免有知即未能葆眞之至是亦可悲也夫是以吾喪我而日遠矣日遠而不爲物累則形與心如槁木死灰也

仲尼之楚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

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循本〕孫叔敖，蔿賈之子。名艾獵。爲楚莊王令尹。在仲尼前。市南宜僚，善弄丸鈴。常八箇在空中，一箇在手。楚與宋戰。宜僚披胸受刄。於軍前弄丸鈴。一軍停戰。遂勝之。在孔子卒後。寓言而已。古之人乎。於此言已。贊仲尼非今人之見。而爲之乞言也。曰丘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於此乎言之。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酣〉寢秉羽而郢人投兵。丘雖有喙三尺。彼之謂不道之道。此之謂不言之辯。故德總乎道之所一。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孔子言吾聞不言之言矣。而未嘗言。今乃於此而言之。即如宜僚弄丸而解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息兵。皆以無言而成功。則吾雖長喙善言。而在彼正所謂不道之道。則在我自當爲不言之辯矣。又何言乎。故存于已之德。若總歸于道之無爲。至一而不雜。而言止于知之所不知。第相忘于無言。斯至極而無以加矣。秉羽蓋文舞于羽也。○雖一作願。人喙無三尺之理。願喙三尺。是願終無言也。夫子之言止此。似欠順。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道之所一者。無爲而無不爲。德之所具者。或以有爲爲德。或以無爲

（為德故不能同也）知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無為之化有莫知其然而然者非知之所能知也則固非言之所能傳故辯不能舉也）名若儒墨而凶矣（自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物論紛紜滑道亂德而凶矣）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聖人并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是故生無爵死無謚實不聚名不立此之謂大人（此托孔子之言實莊子之言也所謂聖人即至人神人真人并包天地以其遊于太初也澤及天下無為而年穀豐民不疵癘也不知誰之為之者故生不必有爵死不必有謚寔不必歸名不必附此則神人也真人也即大人也無功無名又何言乎）狗不以善吠為良人不以善言為賢而況為大乎夫為大不足以為大而況為德乎（狗不以吠為良人不以言為賢賢且不在言何況大人乎夫無為則大若為大則已失其為大矣況有為以求其有得于己豈足以為大乎）夫大備矣莫若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備矣（大備者莫若天地而天地果何所求而成其大備耶）知大備者無求無失無

馬通伯曰以上言大人之誠無智無言無為

棄不以物易已也反已而不窮循古而不摩大人之誠知大備者性分自足不假外求葆其天真無遺失亦無舍棄不逐于物而自喪則不以物易已也不以物易已則一已之中萬物皆備故反已而不窮長于上古故循古而不摩摩者物以撫摩久而刓不摩言不刓弊也呂註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無爲而成者也

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歅曰歅淮南子作九平善相馬人爲我相吾子孰爲祥九方歅曰梱也爲祥子綦瞿然喜曰奚若曰梱也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子綦索然出涕曰吾子何爲以至於是極也九方歅曰夫與國君同食澤及三族而況於父母乎今夫子聞之而泣是禦福也子則祥矣父則不祥子綦曰歅汝何足以識之而梱祥耶盡於酒肉入於鼻口矣而何足以知其所自來言汝何所見而謂梱祥耶不過知有飲食而已何足

而字借為若女也

以知飲食所自來乃大不祥耶吾未嘗爲牧而牂生於奧吾未嘗好田而鶉生於宎同音要若勿怪何邪循本奧室西南隅宎室東南隅未嘗牧羊未嘗田獵而牂與鶉乃得于室中○按此言不應有之物不可謂非怪事喻己之教子非以求食于人而得食于國君亦大怪也吾所與吾子遊者遊於天地吾與之邀樂於天吾與之邀食於地吾不與之爲事不與之爲謀不與之爲怪吾與之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攖吾與之一委蛇而不與之爲事所宜今也然有世俗之償焉凡有怪徵者必有怪行殆乎非我與吾子之罪幾天與之也吾是以泣也言已與子遊心于天地之一氣樂因于天食因于地素位安常不求國君之豢養也不爲事無爲也不爲謀無思也不爲怪無奇才異能使人驚怪也但葆其天眞而乘天地之誠初不以外物攖其胸但虛以待物一概委蛇自得更不逐事而裁其義並無可以致食于國君者而今忽有世俗口腹之償豈非怪乎夫未怪而先有怪徵者必有怪行以致之乃

歸震川曰以上言不求福

自取也非自取而忽然有之是則非人之罪而若出于天之所子矣豈不悲夫無幾何而使捆之於燕盜得之於道全而鬻之則難不若刖之則易於是刖而鬻之於齊適當渠公之街然身食肉而終郭註使捆于燕為盜所得全恐其逃刖則易售也○渠公齊之富室為街正買捆以自代○呂註言此者明九方以相知之不若子綦以道獎之○按言此者見世俗之所謂祥乃身之殃也

齧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邪曰夫堯畜畜然仁吾恐其為天下笑後世其人與人相食與夫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勸致其所惡則散愛利出乎仁義捐仁義者寡利仁義者衆民無遠見故以仁義愛利之則民之能捐仁義者寡而利仁義者衆矣所以不難聚也夫仁義之行唯且無誠且假夫禽貪者器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譬之猶一覕瞥也夫

馬通伯曰以上言不立名

王懷祖曰說文奎兩髀之間也

曲隈股間也

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唯外乎賢者知之矣（叅管見凡治天下當無爲而自化倘孜孜焉欲以仁義愛利之則已爲後起之僞而禍害橫生矣按仁義爲後起故僞而非誠雖可以聚民正如人有貪禽之心而假之以矰弋網羅之器聚禽而殺之也然則以一人之斷制專務仁義欲以利天下何異乍然一瞥之下止見其暫而不見其遠乎堯知賢人之利而不知大亂之本寔生于堯舜之閒而其末存乎千世之後是利之者正以賊之也唯外乎賢而不欲有爲者知之耳）有暖姝者有濡（音儒）需者有卷婁者所謂暖姝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暖暖姝姝而私自說（悅）也自以爲足矣而未知未始有物也是以謂之暖姝者也（舊註暖暖柔貌姝姝妖貌濡需謂偷安須臾之頃卷婁猶拘攣也六字叶音成文所謂暖姝者但守一先生之說則自以爲和暖之至姝美之極徒以目前自足而不知未始有物之初原無人爲也）濡需者豕蝨是也擇疏鬣自以爲廣宮大囿奎蹄曲隈乳間股脚自以爲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

濡安也濡需謂偷安
須臾之頃
卷婁猶拘攣也

布草操烟火而已與豕俱焦也此以域進此以域退此其所謂濡需者也〔呂註〕濡則不去需則有待安于卑污而不知禍故以豕風此之○域進域退謂進退不出于仁義如圜于豕體也

卷婁者舜也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羊肉羶也舜有羶行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虛墟而十有萬家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曰冀得其來之澤舜舉於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歸所謂卷婁者也〔舊註〕童土無草木地按童土謂建都之地非山林也來之澤澤及方來保其子孫黎民也舜勞形于民老死而不得休是以仁義自拘束其身也

是以神人惡衆至衆至則不比不比則不利也民被其澤舜勞其形于舜何加是以神人不喜衆歸不肯以身為枸之人也即使衆歸之亦不與之比而曲順人心自不以仁義愛利之也

故無所甚親無所甚踈抱德煬和以順天下此謂眞人不比之不利之故於人無甚親亦無甚疎但抱德煬和以順天下之

馬通伯曰以上言不拘累

自然而已。舊說煬炙也融也。按抱德煬和。卽德充符所謂遊乎德之和也。曰抱者絪緼內守、如禽之抱子然。曰煬者如火之煬。不嚴凝而與物皆春也。

於蟻棄知。於魚得計。於羊棄意。

〔呂註〕三語爲舜有羶行而發。立言甚奇。當先蟻次羊、後魚。不爲羶之所引蟻棄知也。不著羶行以動人。羊棄意也。如是則上下各安其分。無慕聖尚賢之迹。猶魚相忘于江湖。豈非得計哉。按呂註已通。但三句順說。亦更有味。言使蟻棄去知識。忘其爲羶之所引。猶魚相忘於江湖。悠然得所。必于羊先棄意不欲以羶行引之。蓋惟無爲而治。民乃不識不知也。故下文承弃意暢言之

以目視目。以耳聽耳。以心復心。若然者。其平也繩。其變也循。

〔呂註〕以目視目。不眩於色。以耳聽耳。不惑于聲。以心復心。不役于知。故其平如繩。爲天下法。其應事變。一循理之自然。何憂夫天下之不自化。而有心爲治。以治治之耶。○筆乘。心與耳目並言。卽釋典以眼耳鼻舌身意爲六塵。同意。○按此五句申言棄意之化

古之眞人。以天待之。不以人入天。古之眞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

〔呂註〕以天待之。則無爲而應感。不以人入天。雖爲而未嘗

爲眞人不知有死生故有時目得之也生失之也死此爲輕生者言之也有時曰得之也死失之也生此爲惡死者言之也○眞人不知死生先後之所在故不見有一定之得失也藥也其實堇也桔梗也

雞廱也豕零也是時爲帝者也何可勝言司馬註堇烏頭也雞廱芡寔也豕零進學解所謂豨零也○按得失何以無定以生死之不同正猶藥味之各別也而究其實則爲堇爲桔梗爲芡寔爲豨零皆迭爲君臣佐使者也其得失原無一定之局豈可勝言哉生之爲得爲失其無定亦猶是已句踐

也以甲楯三千棲於會稽唯種也能知亡之所以存唯種。

也不知其身之所以愁呂註大夫種能知亡越之可以存而不知成功之可以亾身○按生死且無一定之局則天下事皆當以天待之而無所用其智力矣若任其智力則有得必失如大夫種是也故

曰鴟目有所適鶴脛有所節解之也悲循本自是以下連用五故字申言其義鴟目夜則明晝則昏自有所適鶴脛長則宜短則不宜自有所節若以刀解之傷其生矣言但當因其自然也

故曰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日之過河也有損焉請只風與

日相與守河而河以爲未始其攖也恃源而往者也風扇日暄可以燥濕則風日之過河應有損于水然雖使風與日常守于河而河了不覺其攖者以河之出也有源故有恃而不竭自非風日所能損也若能以天待之而不以人之智力黍焉則如河之有源矣故水之守土也審影之守人也審物之守物也審新傳水生于上而不離于上也影生于形而不離于形也物出于造物而不離于造物也故曰守之也審○按審者水不離于上而無隙不入影不離于形而行止俱隨物不離于造物而死生變滅無非化工極詳審也此不任智力自然而然之証也故目之於明也殆耳之於聰也殆心之於殉也殆凡能於其府也殆殆之成也不給改禍之長也茲萃茲積也循本殆字反上審字不能審定則危殆矣○新傳上無意于水而水自覩形無意于影而影自生造物無意于物而物自成三者皆無意于相須也世俗豈能似之歟故目則必期于明也耳則必期于聽也心則必期于殉也是有意于明有意于聽有意于殉物也有意則不免于危殆矣豈相須之道乎○循本又推廣言之凡有所能皆爲害舉府則藏在其中矣殆之成不及改而禍之長滋積言

茲滋古字通

不好則甚速也○按此任智力之害也其反也緣功其果也待久而人以爲已寶不亦悲乎故有亾國戮民無已不知問是也。其反殆〔循本〕欲爲安轉禍爲福必須循循漸進之功節剛果自克者亦必待久而後能言好則甚難也而世之人坑溺耳目聰明心思之欲如寶然近而喪身人而亾國戮民其禍未已蓋不知問比未有曉之耳○按既任智力則以人入天雖復其天非旦久可幾矣而反以耳目心思之智力爲寶此所以有得必有失雖智謀貞忠如大夫種不免于身危而國與民亦蒙其害由不問是以天待之之道也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恃其所不蹍而後善博也人之知也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謂也〔循本〕足之所踐無幾而要必有足所不踐之餘地乃可寬博而展其步履知之所知無幾而要以止手不知方能知天之所以爲天而不以人入天也改訂知大一知大陰知大目知大均知大方知大信知大定至矣大一通之大陰解之大目視之大均緣之大方體之大信稽之大定持之〔合參〕知天之所謂則大一大陰大目

大均，大方，大信，大定，皆知之矣。大一通之者，無不通而爲一。一自無不通也。解以大陰者，八窈冥之門，至至陰之原則懸係自解也。視以大目者，不視以目，自無所不見也。緣以大均者，和以是非，任其兩行也。體以大方者，無西無東，無南無北，萬方各得其分也。稽以大信者，其精甚眞，其中有信也。持以大定者，澤焚不熱，河沍不寒，雷破山風震海而不驚也。不知之知，乃爲大知，無用之用，乃爲大用，如此

盡有天，循有照，冥有樞，始有彼，則其解之也似不解之者，其知之也似不知之也，不知而後知之。

循本 吾以爲人事盡歸烏有矣，而不盡之天眞見焉。吾以爲自循其所當行而已，而自有無窮之照焉。吾以爲杳冥矣，而寔有執其樞者。吾以爲自此始矣，而又有彼焉，則彼又自爲始。○呂註 其解似不解，言本無係，故不解而後解。其知似不知，以其本無知，故不知而後知。此至人所以遊于世俗之間，若愚若拙也。

其問之也，不可以有崖，而不可以無崖。頡滑有實，

循本 上言不知，問是也。故卒提出問字結之。若問此道，本無崖際，而實未嘗無崖際。說着來只似前所言頡滑堅白之辨，而此郤有其實。○呂註 頡不可係，滑不可持，若無物而有實也。○按 太極本無極，則似乎頡滑，而卻則有實，非同詭僻。

古今不

王懷祖曰廣雅揚推都凡也揚推辜推皆大數之名猶言約畧

馬通伯曰以上極言天人之理先知先覺深異問者鮮其大惑庶無之閡戮民之禍此莊子悲憫之言也

代而不可以虧則可不謂有大揚搉乎闔不亦問是已奚惑然爲合叅凡物皆有更代此則歷古今而無更代亦歷古今而不可虧損人能舉古今而發其幽引古今而核其實謂之揚推古今若問于古今之不代不虧者豈非揚推之大者乎闔何也人何不問此而甘自迷惑爲以不惑解惑復於不惑是尚大不惑有能以已之不惑解人之惑使之亦復于不惑則庶幾都不惑矣尚庶幾也

則陽第三

此篇明大道不可名言。人當止其所不知。不可求之迹象。不可求之事物。必言默兩忘。乃有當于大道也。

則陽遊於楚。夷節言之於王。王未之見。夷節歸。彭陽見王果曰。夫子何不譚我於王。王果曰。我不若公閱休。舊註彝人彭陽字則陽。夷節楚人。王果楚大夫。公閱休隱者也。彭陽曰。公閱休奚爲者耶。曰。冬則擉（提）鼈於江。夏則休乎山樊。有過而問者。曰此予宅也。夫夷節已不能。而况我乎。吾又不若夷節。夫夷節之爲人也。無德而有知。不自許。以之神其交。固顛冥乎富貴之地。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此予宅也以上。言公閱休之爲人。無求于世。自得于己。夫夷節以下。言夷節非己所及。以其爲人不足于德而有餘于智。能屈己而不自許。以仰承人之意旨。使人不覺而樂與之交。其沉溺于富貴。固已顛墜于至下。冥入于至深。非能助人以成其德。却能助人使消其德。其逢迎之巧。已不若也。夫凍

者假衣於春暍音謁者反冬乎冷風夫楚王之為人也形尊而嚴其於罪也無赦如虎非夫佞人正德其孰能撓焉凍者藉衣以禦寒。時至于春如假之衣矣。暍者願冬以解熱。吹以冷風。如反于冬矣。喻人主性有所偏。必有以副其欲。乃可以快其心也。楚王之性既剛暴如虎。不易屈服矣。非佞人不能以佞口屈服之。非正人不能以正道屈服之。佞則克節。正則公閱休耳。○撓屈服之也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聖人闇指公閱休。化卑化為謙卑也。其於物也與之為娛矣其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已焉故或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父子之宜與物無忤故與為娛。樂物之通無物我之閒也。保已未嘗屈已以從人也。德之和自足以饜人心不待言也。與人並立而化為父子之親。無不宜也。彼其乎歸居而一閒其所施其於人心者若是其遠也故曰待公閱休循本彼其乎賛歎而言彼其人乎。或藏或用。皆不動念其去常人利欲之心者如此其遠也。○按歸

歸震川曰以上言至德感人

居者物我皆復其性命之情如反故居也天地之中謂之兩間既合兩間而無不飲以和無不化爲親是一間其所施也其與俗士心腸相去遠矣言閑休之爲人若此乃可信于王而必信故欲待之蓋以諷則陽之趨炎也

聖人達綢繆周盡一體矣而不知其然性也循本綢繆事理轇轕處唯聖人爲能達之周徧一身無非此理而不知其所以然所謂性之也復命搖作而以天爲師人則從而命之也循本其靜也歸根復命其動也撼搖與作皆合乎天人則從而名之爲聖人

憂乎知而所行恒無幾時其有止也若之何呂註衆人憂乎知而所行如駟無幾時而有止也循本此節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之意

生而美者人與之鑑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可喜也終無已人之好之亦無已性也此以形陪出德言凡人生而形美者在人鑑之乃見其美人不告之則不自知其美也若知之如不知聞之如不聞則以不顧影自喜而其可喜者轉有餘味人之好之者亦無止境蓋美而止于所不知乃性之本體如是也

聖人之愛人也

詩傳幾期也

人與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無已人之安之亦無已性也聖人之德之美猶之乎形之美也二性也應上不知其然性也舊國舊都望之暢然雖使邱陵草木之緡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況見見聞聞者也以十仞之臺縣衆閒者也疑獨言見性之樂猶之見舊國都之樂也○按遊子遙望故鄉必為之暢然雖邱山草木如緡之合翳其目者十九猶且暢然況見所見聞所聞聽覩甚悉如以高臺懸于衆人中閒空潤之地歷歷明白也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與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曰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闔嘗舍之疑獨冉相氏三皇以上聖君得眞空之理運轉無窮隨順萬物以成其道無終無始無幾無時與物化也與物化者一不化一不化者能化化也世之有為者何不舍其有為以復于自然眞性可得矣○無終無始循環不已也無幾不可以數計無時不可以歲月計也夫師天而不得師天與物皆殉其以為事也若之何循本

章枚叔曰物即物故之物正當作歾說文歾終也

馬通伯曰以上言大道法天

天者自然若要去師法他便不是自然況世有不安其自然而以身殉物者其以之為事也若之何言其為事不能合道也

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物與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備而不洫其合之也若之何（循本聖人則併天無之何有所謂人所謂始所謂物雖與世並行而不足以妨廢雖應事接物所行周備而不至陷溺其合于道也若之何言自然合道也○洫濫也一云壞敗也循本以為陷溺按不洫言自然流通不同溝洫之防過其水以漑田也）

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恆為之傅之從師而不囿得其隨成為之司其名之名嬴法得其兩見仲尼之盡慮為之傅之容成氏曰除日無歲無內無外（呂註司御門尹官號登恆製名循本門尹登恆或謂即伊尹湯得門尹登恆為師不局于規矩隨寓而成功其所成者不過為湯司其名使湯得見稱于天下然名乃身外剩法於本分上何益但使人見得君臣兩箇好看耳而仲尼之徒方且罄其思慮以為時君之傅過矣末引容成氏之言曰歲之所以得名為歲者以三百六十日積而名之若除去日則無歲矣人能自一念之微處除

之。則無外名之累矣。無內則無外。○徐士彰云黃帝命容成造歷。故其言曰除日無歲。解者以容成爲古聖人。非也。○按此段頗難通。惟循本近是。然從師而不圄二句。似尚未熨貼。以隨成三字。分明與冉相氏同。恐非不足之辭。竊謂二句當作一開言。從師而不圄于師。卽師天而非有心于師也。亦可得其隨成矣。但門尹登恒之傅之者。止司其所以名之。則爲贏餘之剩法。既見有已。又見有物。轉得兩岐之見矣。豈若人與之名。而若不知。若不聞者哉。至于仲尼之教人也。務絕去循外爲人之見。以傅導之。亦可以存心復性矣。而猶非順其自然之道也。不若容成氏之造歷。雖以閏月定四時成歲。不過因日之自然運行積而成歲。非外日而別有所謂歲也。日與歲無內外。彼此之分也。故其言曰除日無歲。無內無外。夫苟求其故。雖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言性者亦故而已。何必不任其自然。而以有心爲哉。

魏瑩（同瑩）與田侯牟約。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使人刺之。犀首聞而恥之曰。君爲萬乘之君也。而以匹夫從讎。衍請受甲二十萬。爲君攻之。虜其人民。係其牛馬。使其君內熱發

馬通伯曰廣雅忌恐也謂恐愳而走

於背然後抶其國忌也出走然後抶其背折其脊犀首官名公孫衍爲此官抶擊也○按田侯牟疑卽田忌也

季子聞而恥之曰築十仞之城城者旣十仞矣則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築城已成而壞之則將再築重勞胥靡

今兵不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衍亂人不可聽也息兵安民乃王業之基衍欲壞之是猶自壞其城也此亂人之言不可信

華子聞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之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呂註罪莫大于可欲善言伐齊則見利之可欲固亂人也善言勿伐則見善之可欲亦亂人也謂伐與不伐亂人者不免于有見又亂人也

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呂註惟求其道則不滯于一偏之見亂之所由息也○按求其道者無成心順自然而已

惠子聞之而見戴晉人見戴晉人進之于魏君使見之也戴晉人曰有所謂蝸者君知之乎

曰然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

歸震川曰以上言息爭

蝸之右角者曰蠻氏（蝸牛小蟲似螺有角）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君曰噫其虛言與曰臣請爲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君曰無窮（以意推之天地間上下四方廣大無窮也）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若存若亡乎君曰然（郭註人迹所及爲通達謂四海之內也○人遊心于無窮而以無窮者反觀于海內人迹通達之國細微之極有若無也）若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於梁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辨乎君曰無辨（又于海內有魏魏內有大梁之都都內有王小之愈小以無窮者視之與國于蝸角者何異耶）客出而君惝然若有亡也（惝惘也惝然自失見所爭之細也）客出惠子見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大人聖之大者）惠子曰夫吹筦也猶有嗃也吹劍首者吷（音血）而已矣堯舜人之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晋人之前譬猶一吷也（副墨管孔）

小吹之猶以形氣相戛而有声若劍首之瑒吹之則吷然過矣不得有声也今道聖人于大人之前則雖揖遜之聖亦不得而有聲

孔子之楚舍於蟻邱之漿註蟻邱山名漿賣漿家也其隣有夫妻臣妾登極者子路曰是稯稯揔何為者邪極屋棟也稯稯紛紛也呂云見孔子來而登極者示不與之接將徒而之高也仲尼曰是聖人僕也聖人僕聖人之徒也是自埋於民自藏於畔其聲銷其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沉者也是其市南宜僚邪埋于民匿于小民之內也藏于畔隱于隴畔之間也不求聞望故其声銷欲遊邃古而通造化故其志無窮不欲與人酧荅有言一如無言不欲與世人周旋且與世違而不屑是雖陸處無水而已與潛者之沉伏同矣宜僚楚之勇士不應白公勝之召而免其難是有以自守不慕人之爵榮者故夫子以擬乘屋之人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某之著於已也知某之適楚也

歸震川曰望上言避世
曾文正曰莊生憫天下之士湛於勢利汩於毀譽故爲書戒人以闇然自藏此所稱董梧宜僚壺子之倫三致意焉

以某爲必使楚王之召己也彼且以某爲佞人也夫若然者其於佞人也羞聞其言而况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爲存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彼以欲行道爲自顯著以應聘爲出于要求則見以爲佞矣若此之人不肯聞佞者之言安肯見佞者之身乎殆將逃矣而安肯存留于此而不去耶子路往視之其室果虛矣

長梧封人問子牢曰君爲政焉勿鹵莽治民焉勿滅裂昔予爲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楊用修曰耕之不善曰鹵莽芸之不善曰滅裂鹵剛鹵之地也耕剛鹵之地必須加功呂覽耕道篇所謂强土而弱之也莽草莽之地詩所謂載芟載柞乃善耕也不治其剛鹵不芟其草莽是曰鹵莽之耕芸以去草古有烏耘之說如烏俯而啄食乃善耘也呂覽善耘者長其兄而去其弟兄嘉禾也弟荼蓺也不善耘者長其弟而去其兄是滅也裂者弃其土而抑之予來年變齊去声深其耕而熟耰之其禾蘩以滋予終年厭飧齊與分劑同耕法也郭註變齊功盡其公無所

章枚叔曰竝借為旁
馬通伯曰以上言養性

俞曲園曰周官注辜之言枯也謂磔之
强与僵通

不至也

莊子聞之曰今之人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謂遁其天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以衆為故鹵莽其性者欲惡之孽為性萑葦蒹葭始萌以扶吾形尋擢吾性竝潰漏發不擇所出漂疽疥癰內熱溲膏是也

治形理心當去其後起之累以存其自然之良不然則如封人所云鹵莽滅裂者矣何也人生之初本無為也而乃以衆為遁其天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故鹵莽其性者寔由欲惡萌孽于中於是衆為紛紜遂為吾性之萑葦蒹葭猶嘉禾之有荼蓼稊稗矣當欲惡始萌之時謂可以扶吾形旋至擢亂吾性卒乃精氣散泄上潰下漏不擇所出而為漂疽為疥癰為內熱為溲膏百病叢生形亦不保莫不由是也

柏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老聃曰已矣天下猶是也又請之老聃曰汝將何始曰始於齊至齊見辜人焉推而强之解朝服而幕之號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

菑子獨先離罹之辜人罪人也推而强之猶云推讓之謂其可賢也解朝服而幕之謂其可貴也號天而哭致其哀矜也曰莫爲盜莫爲殺人榮辱立然後覩所病貨財聚然後覩所爭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無休時欲無至此得乎人性本善誰肯爲盜殺人以陷于刑皆因爲上者不能忘榮辱然後人以不榮爲病不能輕貨財然後人以競財生爭今既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使人求榮趨利困心勞形不能自已安得不至于爲盜殺人乎古之君人者以得爲在民以失爲在已以正爲在民以枉爲在已如湯武罪已謂萬方有罪在予一人是也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如伊尹以一夫不獲時予之辜是也○一形褚氏云當是一物傳寫之誤也然即作一形說較有義味今則不然匿爲物而愚不識大爲難而罪不敢重爲任而罰不勝遠其途而誅不至順乎性之自然則畧易輕近拂乎性之自然而故爲隱匿使民不識故爲艱難使民不敢故爲重遠使民不能勝不能至乃從而刑之民

柳子厚曰博如莊周哀如屈原又曰參之老莊以肆其端蓋其博也正其哀之所激而鳴者烏乎此深知莊子矣

馬通伯曰以上憫世

疑借為癡

馬通伯曰以上泯是非

知力竭則以偽繼之日出多偽士民安取不偽民知力既竭則以偽繼之以圖免誅罰上又日出多偽以倡之下復何取乎不偽夫力不足則偽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迫民以不足者上也則盜竊之行誰之咎乎言當責上也○按柏矩之意蓋哀其陷于刑也而其人反歸罪于上似不倫者然其言實有至理可為治道龜鑑且其推病爭所由起尤深得本源可與自然之性無偽之旨相發明也故引之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化變化也謂有過即改化於無過也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詘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可不謂大疑乎已乎已乎且無所逃此則所謂然與然乎天下無可定之是非前不知後後亦不知乎前如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之非前之所是固後之所非也即至六十而化亦

未嘗不始以爲是。卒以爲非也。安知六十之所是而從其後以觀之。不仍如五十九年之非乎。是前不可以知其後也。萬物之生。必有所自生。是其根也。萬物之出世。必有所由出。是其門也。而莫能見其門與根者。是後不可以知乎前也。乃人皆尊其知之所及知。以爲知之甚眞。而不知恃其知之所不知。乃爲眞知。豈得謂非大惑乎。已乎已乎。一身之中。前不知後。後不知前。目無所逃而免于不知。則見以爲是非者。其果然與。抑正難知其然乎。

仲尼問於太史大弢、伯常騫、狶韋曰、夫衛靈公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之際。其所以爲靈公者何邪。方思善云。謚法亂而不損曰靈。又德之精明曰靈。言衛君所爲如此。謚之爲靈何也。意未足以當其惡也。○按此當以靈爲半美半惡而疑之。大弢曰、是因是也。言是謚。正因其有是行也。蓋謂因其惡而得惡謚。伯常騫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史鰌奉御而進所。搏幣而扶翼。舊註。濫。浴器也。史鰌。史魚也。奉御。猶今言[illegible]御。○安搏幣。猶言將幣以禮接之也。扶翼。小臣以安之也。其慢若彼之甚也。慢之甚也

馬通伯曰案所字當屬上為句讀如行在所之所謂奉幣而進於君所也西京賦搏者薛注搏拾取之名取幣而拔翼與同浴各自為一事

馬通伯曰以上泒善惡

其肅也。搏幣扶掖肅敬之至也是其所以為靈公也。言其有所短亦有所長所以得半美半惡之論豨韋曰夫靈公也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沙邱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憑其子靈公奪而里之夫靈公之為靈也久矣之二人何足以知之不憑其子言有子不孝不足憑依也里一作埋方思善云詳銘語俱有韵子里韵正相叶古稱窀穸為蒿里則作埋者非○按石槨銘語已預有靈公之稱則靈公之為靈乃是前定大弢與伯常騫二人徒據生平行事論之何足以知之此段立論甚奇見人所見為善為惡原無一定之是非人之死葬謚號皆有前定之數據所見以為知總非眞知徒多臆度耳然則天下事總無可知不如止其所不知矣○翻空奇想得未曾有

少知問於大公調曰少知卽小知者也大公調所見者大而不與人爭辨者也何謂邱里之言大公調曰邱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為風俗也合異以為同散同以為異今指馬之百體而不得馬而馬係

呂吉甫曰不執者有萬而無不容不距者周行而無不徧

方言賜盡也

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馬也。是故邱山積卑而爲高，江河合水而爲大，大人合并而爲公。是以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周禮四井爲邑，四邑爲邱，五家爲鄰，五鄰爲里。舉邱里猶云鄉邑也。邱里之言，謂合乎人心之公，而非一人之私論，可以通之鄉邑，即可以通之天下者也。大公調之名，蓋即以此意命之。少知之名，蓋以未知此意命之。曰設爲問答也。大公調答詞，先釋邱里之義。十姓言不一族，百名言不一人，合而成爲風俗，是必合十姓百名之心而同爲一心。本之一人之心，而通之十姓百名之心，同而異，異而同者也。譬之馬焉，于馬百體之中而指其一體，無非馬體也，而不足以得馬體之全；係馬于目前而通觀其百體，則馬之爲馬全矣。是故一簣之卑與邱山之高，皆土也，而邱山以積卑而成其高；一勺之水與江河之大，皆水也，而江河以合水而成大；衆人之心與大人之心，等心也，而大人以合衆心而爲公。蓋能合邱里而得宜，則合天下之物情亦猶是矣。是故自外入者，中有公道爲之主，則變通而不偏執；由中出者，外有公道以相正，則相逆而不相距。豈從一人之私見、一家之私論可得而擬哉。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五官殊職，君

周禮注賜猶命也

不私故國治文武大人不賜故德備萬物殊理道不私故無名無名故無為無為而無不為大人之德一天德也凡恩必自已出則為賜賜則德偏而有不備矣惟天於四時殊氣而不賜故歲成惟大人亦任文武之殊才而不賜此德之所以備也大人之道一君道也凡權必已操則有私私則道小而有可名矣惟君于五官殊職而不私故國治惟大人亦任萬物之殊理而不私此道之所以無能名也夫德備而無名則不待有所作為故無為唯無為而後無不為此理之必至也

時有終始世有變化禍福淳淳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宜自殉殊面有所正者有所差比於大澤百材皆度觀乎大山木石同壇此之謂邱里之言循本時有終始世有變化不可執一也淳淳寔也福善禍淫皆有實理有所拂逆者或有所宜即塞翁失馬未必非福之各以私意自殉如面不同而欲有所正之反有所差矣○按物理參差不可齊一如此而大公者則比于大澤百材皆同一度觀于大山木石皆同一壇夫百材之生品類不一而生于大澤無不合其程度木石之質形氣各殊而載于大山要皆同在一壇其合而為異異而為同如此

廣雅將欲也

俞曲園曰蓋讀為害
釋言蓋割裂也

此乃所謂邱里之言也。○又按邱里之言，卽是人心所同的公共道理，惠子輩各執已見，以自是，偏私甚矣。故言此以破之

少知曰、然則謂之道足乎。大公調曰、不然。今計物之數、不止於萬、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為之公。因其大以號而讀之則可也。已有之矣、乃將得比哉。則若以斯辯、譬猶狗馬、其不及遠矣。管見道之為名，不足以盡道。物數稱萬，不足以盡物。各以其大概言之耳。夫形之大者，天地統之。氣之大者，陰陽統之。道又以統天地陰陽，其大詎可量耶。呂註道本強名，不能盡也。本無名而以名稱之，則已有名矣。乃將得與無名者比哉。○有名與無名，其大小如狗馬之同為獸，而大小之不相及遠矣。○讀猶稱也。

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起。大公調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相照如日生於東，月生于西。相蓋如陽伏于陰，陰寓于陽。相治如陽以濟陰，陰以濟陽是也。相代，如春夏秋冬、

相遭不窮。相生如木生火。火生。土相殺如火尅金。金尅木。是也。欲惡去就於是橋起雌雄片合於是庸有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急相摩聚散以成此名實之可紀精之可志者也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使窮則反終則始此物之所有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

少知聞道不可名以為道必在于萬物之生所自始故問之。而不知終始循環。互相倚伏。則其所起。固可得而知也。可知則已可名矣。大公調因歷舉循環倚伏之理以明其始之可知者。如陰陽著明于日月。而升沉相照。互根相盖。剛柔相治。五行布乎四時。而往來相代。木火相生。金相尅。其在于人。則欲惡去就。如橋之高起。其在于物。則雌雄分合。亦時而庸有。安則有危。危則有安。常相易焉。福兮禍所倚。禍兮福之基。常相生焉。緩于前則急于後。急于前則緩于後。常相摩焉。聚久則必散。散久則必聚。常相因而成焉。凡此皆可指其名而求其實。按其迹而窺其情也。其循序迭起。如有條理。其橋運流行。若相驅使者。總不外窮則必反。終則有始也。此固物之所有。可即物而推。則言可盡。知可至也。然亦極于物而已。豈可與道之不可名者比哉。○橋起如橋之高起也。橋運如有橋以通行無溪河

唐荊川曰莫爲者是佛家之自然性也或使者因緣性也

之隔也片合猶言分合也觀道之人不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此議之所止當其窮而終是所廢也窮則反終則始是窮與終卽其所起也隨所廢而原所起不過極於物生之始則有可言卽可名矣故見道眞者不隨所廢而原所起乃非思議所及原不可以名盡之也少知曰季眞之莫爲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議孰正於其情孰偏於其理呂註季眞莫爲隨所廢也接子或使原所起也接莫爲或使似已不可指名故疑其爲道而猶未免卽物而推之耳大公調曰雞鳴狗吠是人之所知雖有大知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又不能以意其所將爲呂註雞狗之鳴吠其所化所已爲也其所以鳴吠所自化所將爲也○按雖大知不能以言稱之不能以意推之固已玄矣然旣不離乎雞狗猶可推所起于所廢也斯而析之精至於無倫大至於不可圍若由所自化所將爲更斯而析之則玄之又玄精至無倫小莫破焉大不可圍大莫載焉更無所容其意言矣○循本云斯卽詩斧以斯之之斯盡將不可意推言讀者并斬除淨盡歸于烏有也或之使莫之爲未免於物而

唐荊川曰居言著物也

終以爲過或使則實莫爲則虛有名有實是物之居無名無實在物之虛〔循本〕所謂莫爲或使未免猶有物而終有差失○呂註所以未免于物以其不麗于實則麗于虛故也以有名實爲物之居不知其未嘗有以無名實爲物之虛不知其未嘗無也可言可意言而愈疏有居則有可言有虛則有可意已落言詮所以言而愈疏也。未生不可忌已死不可徂一作阻死生非遠也理不可覩〔郭註〕突然自生吾不能禁忽然自死吾不能違近在身中猶莫見其自爾○按此以下串言而愈疏之意言不必言其不可見者爲去道之遠也郎如未生之不可禁已死之不能窮其所往生死之相去幾何而理已不可覩矣言其不可覩者豈遂近道乎或之使莫之爲疑之所假以生死之不可覩觀之則或之使莫之爲亦不過爲疑而莫覩其眞象耳究非不可言不可意不可言也吾觀之本其往無窮吾求之未其來無止若覩其本而往不可窮求其未而來無所止則迎不見首隨不見後不可得而名言矣。無窮無止言之無也與物同理或使莫爲言之本也與物終始無窮無止則無可言

馬通伯曰以上泯同異有無

以不依于物之起廢特與物同理而已或使莫爲則有可名以其爲物之起廢卽與物相終始也豈道之爲道可圄于物哉。道不可有有不可無道之爲名所假而行或使莫爲在物一曲道本無有不可求之于有物本非無不可指之爲無道之得名不過懸虛而假之名號以行若莫使或爲雖爲物之生所自起要止滯於一物則是僅在物之一曲而已何足以合乎大道哉。夫胡爲於大方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議其有極夫道何爲而其大無涯、如秋水篇河伯向若而歎。所云大方之家。以其大不可以言傳。并不可以不言傳也使言而可傳。則終日言而盡道矣言而不可傳則終日言而止可盡物之所起矣。要之道而極之無道物而極之無物。則言固不能載。卽不言亦不能載也不能載。謂不能載而傳之也雖非言非默旣不可以言傳之并不可以不言傳之則擬議俱窮而道存其中矣。○此段大類禪機精微杳茫。而芥子中。透出三千大千世界光明剔透此等慧心寔開天以來所未有也

外物第四

此篇言凡事之不可必者皆外焉者也人徒自若耳推無用之用至人之尺遊乃自具之至知厚德餘皆外物不可過而問也若矯揉仁義則滅眞失性有毀死踣河者矣是說也誰能契言外之旨哉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桀紂亾。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於江，萇宏死於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爲碧。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已憂而曾參悲。呂註凡非性命之情皆外物也故不可必○卬義桀紂之時賢奸皆不免是不可必也萇宏被放歸蜀刳腸而死蜀人以匱藏其血三年而化爲碧玉晉元帝詔權運不至而殺其臣其血逆柱而上齊以明光之讒殺斛律光其血在地去之不滅亦此類也孝已殷高宗子見逐于後母曾參芸瓜斷根大杖幾死皆以孝而害身是外物不可必也○碧虛云以仁義爲可必則夷齊不餓死以知爲可必則比干不剖心以忠爲可必則伍員萇弘不遭戮矣此忠賢奸佞陷而不可逃也木與木相摩則

薛福成曰此泰西電學化學之權輿

螴蜳猶怵惕

然金與火相守則流口義木本無火。相摩而生。金本至堅火煉之而流。皆言其不可必。○碧虛云，伍員萇弘。知事君盡忠。而不知逆君之致禍。孝已曾參知事親盡孝。而不知親嫌而致憂。皆未明外物不可必之理也。惡來順紂。同學相濟。而不免。猶木之相摩。龍比逆紂善惡異性。而遭誅。猶金火相守也。○此段論造化以及人事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絃駭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絃束也。天地篇方且為物絃。是牽絆不解之意此云大絃。蓋氣不舒而紛亂也。○碧虛云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絃。忠臣孝子被刑則國家傾覆。忠孝臣子之所當盡也。不幸而遇闇君頑父逆興暴虐。猶水中有火乃焚大槐。○循本。雨而雷霆。乃水中有火。雷火又能焚木。獨言槐者。以槐為取火之木也有甚憂兩陷而無所逃螴陳蜳惇不得成。心若縣於天地之間。慰暋沈屯。利害相摩。生火甚多。眾人焚和按兩陷。如忠佞賢奸。兩皆不免是也。○循本。此下言人心之火。亦有甚憂。其兩陷。如前言木與木相摩。金與火相守者。而卒不能逃。以其心之不能忘利害也。螴蜳蟲起蟄而未甦貌。迷昧而事不得成。如此也。事不得成。則心若懸係于天地之間。慰鬱抑也。暋悶亂也。沈溺也。屯結

馬通伯曰以上言世變無窮徇外則傷生

也。有此數者之病。利害相摩則心之生火愈多不止如水中之火。暫時然也。衆人皆以此而焚其性之和○疑獨遂意則慰。亟意則瞀。亦通。月固不勝火。於是乎有僓然而道盡。呂註雖清明之性如月不足勝焚和之火。此皆出於有心。僓然則縱心而至于無心道盡于此矣。僓順也。○循本云天理之微不足以當人慾之熾。于是斯道僓然而喪。○按循本之說與于是乎語氣較合。僓然衰颯之意道盡謂生生之道無復存也。

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說苑作魏文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舊註邑金采邑之租金。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爲者耶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褚云王當是土字。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廣雅云鰿也。波臣猶水官。鮒魚忿

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常與常相與者謂水也然活耳若然則可活也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枯魚乾魚也○呂註莊子貸粟明養生若止于活身而不務有餘

任公子為大鉤巨緇五十犗界以為餌巨緇大黑綸也犗犍牛也踆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鉤錎陷沒而下驚揚而奮鬐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昔之自制浙河以東蒼梧已北莫不厭若魚者已而後世輇同詮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舊說輇才評論人才也諷說誦說往事也○疑獨云此段喻存心遠大者所得雖遲而驚動天下天下均被其澤也後世驚而相告言得志于天下傳名于後世古伊尹太公之徒是也夫揭竿累累小繩綸也趣灌瀆守鯢鮒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

馬通伯曰以上言苟得無補

王念孫曰儒藝文類聚引作而而者汝也

馬通伯曰以上言卑者逐利

縣令。懸令猶賞格于求合所示之格令也其於大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呂註任氏釣魚明經世者志于大成而不期近效。○須溪云兩段皆從外物上反覆上段言志士之命或僥寄于少許此言志士之志將有待乎無涯者也。

儒以詩禮發冢呂註小人之儒盜先王之言以濟其不義何以異此。○按發端奇警。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舊註自上傳語于下曰臚事暗指發冢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爲接其鬢壓其顪歲儒以金椎控其頤徐別其頰無傷口中珠。舊註壓一指按也。顪頤下毛也。○按設爲儒而盜者問答大儒問曰東方日將出矣所發之冢何所有。小儒對曰。未褫死者之衣先見其口中有珠。且引詩以譏死者曰。青青之麥。生于陵陂自古墓無長存。轉盼而窀穸之地。已爲麥秀之墟矣爾生不布施。死而含珠。豈可保耶。由是小儒引其鬢壓其顪。而大儒以金椎控其頤。開其口。不恤其骸骨之狼藉也。但恐傷其口中之珠耳。儒之用詩禮如此。服古何益哉。

老萊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修上而趨促下。末僂而後耳。視若營四海。不知其誰氏之子。【循本】修上上身長也。趨下下狹也。所謂腰以下不及禹三寸。末微也末僂背微曲也。後耳面前視之不見耳也。○按視若營四海觀其神之所矚而知其念慮之所營者大也老萊子曰。是丘也。召而來。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與汝容知。斯為君子矣。【循本】躬矜身自矜持。容知飾外貌以求知。○按去之即絕聖弃知也。仲尼揖而退。蹙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進乎。問去矜去知之後更有進修之業否。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驁萬世之患。【循本】驁放驁不顧也。按不忍一世之傷。而經營以救之。曾不知聖人生而大盜起。一時之利。實為萬世之害。是驁然不顧貽患于無窮也。抑固窶邪。亡其略弗及邪。【循本】抑汝固貧窶而為此耶。毋乃失其智畧而不及慮此耶。惠以歡為驁。終身之醜。中民之行進焉耳。【循本】惠順也。順從人意。以成歡愛。而不知其驁萬世之患。故曰惠以歡為驁。是乃終身之醜。不過葬常人之行

馬通伯曰以上言高者矜名

進于此耳。相引以名相結以隱。相引導以名声相約結以昏蔽而已。隱昏蔽也。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閉其所譽反無非傷也動無非邪也〔循本〕仲尼每稱堯非桀故教之曰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毀譽之兩忘也。若反背此理。無非傷害也。若妄動。無非邪辟也。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奈何哉其載焉終矜爾〔合參〕聖人舉事躊躇若不得已而應。是以每有成功。要當付之無心。不可藏而有之也。奈何經營不遺。常載之于心焉。則終未免于躬自矜持耳。果能去矜棄智。而天下大治矣。業豈有進于此者乎。

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闚阿門阿門傍門也。曰予自宰路之淵予爲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予〔舊註〕宰路淵名余且史記作豫且漁人之名也。○吹然而起左傳紀夢之筆似之。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箕圓五尺君曰

馬通伯曰以上痛名利之徒攖身世網而不能免耳

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卜吉。乃刳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筴。鑽。刺也。筴音策。卜筮之筴也。無遺。不失也。

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不能避刳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呂註〕龜有知而不能免患。有神而不能避網。是為有所困有所不及。為道者所以絕聖去知也。

雖有至知。萬人謀之。魚不畏網而畏鵜鶘。人雖有過人之知。而萬人謀之。則寡不勝衆。智者千慮必有一失矣。魚之死於網。常多于鵜鶘。若不畏網而畏鵜鶘。則免于鵜鶘者。又難逃乎網矣。是人與物。智皆有所不及防也。知豈足恃乎。

去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矣。由此觀之。知之為累甚矣。故人惟去其小知。而大知明。惟不矜其善。而自無不善。知又何足恃哉。

嬰兒生無石古與碩通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觀于嬰兒之生。非有碩師教之。而自能言。以其不任已智。但習與能言者處。聽其薰染。自然而然也。然則智慮之于人固外物矣。

馬通伯曰以上言至人游世以無用全身

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惠子謂莊子所言無用莊子謂必無用乃爲有用也）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地大無不載而人之藉地以載身者容足之外即爲無用矣）然則厠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乎（以地之大言之容足之外既爲無用則以地之厚言之置足于地之上其足之所踐者寔載乎足耳若在地之下而墊積之至于黃泉在人不又爲無用之土乎舊註厠足置足也致至也）惠子曰無用（足履地上地下之土足所不及固無用也）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爲用也亦明矣（足之所不及即爲無用然非于足之所不及墊之極厚下至黃泉則足之所踐者薄而必陷矣唯有墊于足之所不及者乃可載乎足也無用之爲用豈不較然明哉世之矜聖知以爲有用者亦猶容足之地耳非有絶聖棄知者爲無用之用彼又烏能持載于不敝耶）

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而不能遊且得遊乎（遊者無入而不自得之意隨身心之所之無往不適也此四句虛舍下意不能遊即下文流遁決絶者是能遊即下文不

以上言絕世者不能游

僻不失者是　夫流遁之志決絕之行噫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呂云流遁之志因俗而爲卑決絕之行離世而爲高皆非至知厚德之任○按流遁者同流合汙而油油與偕不恭之甚者也決絕者不可一世而望望以去隘之甚者也二者皆各執一偏非知至德厚之所爲也豈知天下事固不可執著歟　覆墜而不反火馳而不顧事之隨時變遷不可執定如覆墜之物一往而不復反如火馳之急既去而不回顧豈有守其故常而不易者哉　雖相與爲君臣時也易世而無以相賤故曰至人不留行焉唐荆川云各分莫嚴于君臣易世則變况其他道理豈可拘耶只是借此爲至人不留行引起耳不留行即無件著浮屠不三宿桑下蓋此意○呂註有至知厚德者卑不爲流遁高不爲決絕唯道之從而已故至人不留行無轍迹也　夫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且以狶韋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波唯至人乃能遊於世而不僻順人而不失已彼教不學承意不彼舊註波高下貌　郭註古非獨尊今非獨卑而學者尊古而卑今失其原矣是其末流之失也且以皇覌帝則帝已

王懷祖曰跈讀爲抮廣雅抮戾也

變矣。以帝視王，則王又遁變由上古以遁觀至今。夫孰能守其故常，不如水波之遁高遁下者，雖至人當時應務所在爲正。故曰遊于世而不僻，本無我，我何失焉。故曰順人不而不失已。教因彼性，非强之以我之所學也。故曰彼教不學此所以遊于世而不僻也，隨意承順，非違已之心以順彼之志也。故曰承意不彼，此所以順人而不失已也。

目徹爲明，耳徹爲聰，鼻徹爲顫，羶口徹爲甘，心徹爲知，知徹爲德。凡道不欲壅，壅則哽，哽而不止則跈，踐跈則衆害生。（副墨）目蔽于色則不明，耳亂于声則不聰，鼻奪于臭則不顫，口嗛于味則不甘，心起于識則不知，知有分别，非德知也。此六根之六塵，必徹而浄之，然後復其本然之靈覺。然六根門頭，頭頭是障，雖下幾箇徹字，實則一了百當，一處徹則處處皆徹矣。所以道不欲壅，不徹則自爲外物所壅。如人之哽者，哽而不已則跈，跈則衆害生之。（循本）哽，咽也。跈，踐也。足不良于行，如被人跈踐也。足三陰之脉皆起于足指，而上循喉嚨。邪氣循經絡而行，故哽而不止。則變爲足病也。足病則衆害皆生，不特哽與跈矣。以喻道不欲塞，塞則其病如是也。○按此解甚確。但道不欲壅字似卽指氣道而言。哽咽隔也。物之有知者恃息，其不殷，非天之罪。天之

馬通伯曰廣雅降与
䧘同云減也

穿之日夜無降人則顧塞其竇〔循本〕殷盛也又言物之有知者恃其息之流通此身故也。其息之不盛者非天使然天之生人。穿其孔竅。氣日夜運行。無有止息顧人以声色臭味。自塞其竇耳。人身中之息皆自下而升。若降而不升則死矣。此借息以爲心之喻。

胞有重閬心有天遊室無空虛則姑婦勃谿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循本〕閬音限重閬重門限也按舊註胞腹中胎也人生之始初結胚胎時氣息自通。而渾淪無關竅室之有門戸。可通出入。却有重閬以限之也。人心之體雖不離于形器。而靈瑩之用。實超出塵壒之表直與造物者遊也〇〔合參〕胞則有重閬心則有天遊。若室無空虛之處以別處尊卑。則婦姑讀而勃谿爭處矣。心無天然遊衍之處。以超出乎塵垢。則耳目口鼻心知。六者皆鑿于物感人爲情欲閒奪而本體爲所攘奪矣。人誠知所謂天遊。則一室非小。六合非大。欣厭之情無所動於中。爲其精神廣大。足以勝之也。若乍覩乎大林邱山而善之者。亦緣其平日胸次窄隘精神不足以勝之。故遂以爲天下之大觀。而沾沾然喜之也。

德溢乎名名溢乎暴謀稽乎誸賢知出

曾文公曰柴梗塞也言所以閉塞不通由拘守太過也

以上言徇世者不能游

眥媙即揃搣說文揃一曰搣頰旁也搣揃也互訓手篇搣摩也

乎爭柴生乎守官事果乎衆宜【合參】德本在內因名聲而溢名本不彰因表暴而溢溢者如水之汎溢而出也謀何自起因急而考知何自生因爭而出稽考也謀急也柴即天地篇柴柵之義官司也守之處壁柴柵以為衛柴柵木不立生于官司之所守事本無固必因衆人之所宜遂果決行之皆失其自然者也〇方思善云此皆以物勝其神以賊襲其虛者也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銚挑鎒耨於是乎始修草木之到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然【方云】方春而雨日應時猶言雨暘時若也物時至則生銚鎒不能遏何者其天遂也天遂則倒者可植以此天游則穿者無降故善養物者守根善養生者守息此至人之所以貴天遊也靜然可以補病眥媙可以休老寧可以止遽雖然若是勞者之務也非佚者之所未嘗過而問焉【疑獨】靜然作靜默【筆乘】眥媙蓋養生家之術耳〇按眞誥云時以手按目四眥令見光分明是檢眼神之道久爲之見百靈〇老形之兆發于目眥拔媙皺紋可以沐浴老容〇病而補之老而休之遽而止之未免有事猶是勞者之務而非佚者之所若佚者行所無事則

馬通伯曰廣雅降与
降同云減也

穿之日夜無降人則顧塞其竇（循本）殷盛也。又言物之有知者恃其息之流通此身故也。其息之不盛者非天使然天之生人穿其孔竅氣日夜運行無有止息顧人以声色臭味自塞其竇耳。人身中之息皆自下而升若降而不升則死矣。此借息以爲心之喻。

胞有重閬心有天遊室無空虛則姑婦勃谿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循本）閬音限重閬重門限也按舊註胞腹中胎也人生之始初結胚胎時氣息自通而渾淪無闕如室之有門戶可通出入却有重閬以限之也人心之體雖不離于形器而靈瑩之用實超出塵壒之表直與造物者遊也○（合參）胞則有重閬心則有天遊若室無空虛之處以別處尊卑則婦姑瀆而勃谿爭處矣心無天然遊衍之處以超出乎塵垢則耳目口鼻心知六者皆鑿于物感一人爲情欲閒争而本體爲所攘奪矣人誠知所謂天遊則一室非小六合非大欣厭之情無所動於中爲其精神廣大足以勝之也若作覩乎大林邱山而善之者亦緣其平日胸次窄隘精神不足以勝之故遂以爲天下之大觀而沾沾然喜之也。

德溢乎名名溢乎暴謀稽乎誸賢知出

曾文公曰柴梗塞也言所以閉塞不通由拘守太過也

以上言御世者不能游

眥搣即眥搣說文眥一曰搣頰旁也搣眥也互訓玉篇搣摩也

乎爭。柴生乎守。官事果乎衆宜。合參德本在內。因名聲而溢。名本不彰。因表暴而溢。溢者如水之汎溢而出也。謀何自起。因急而考。知何自生。因爭而出。稽考也。誸急也。柴即天地篇柴柵之義。官司也。守之處。塞柴柵以爲衛。柴柵本不立。生于官司之所守。事本無固。必因衆人之所宜。遂果決行之。皆失其自然者也。○方思善云此皆以物勝其神。以賊襲其虛者也。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銚挑鎒耨於是乎始修。草木之到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然。方云方春而雨日應時。猶言雨暘時若也。物時至則生。銚鎒不能過。何者。其天遂也。天遂則倒者可植。以比天游。則穿者無降。故善養物者守根。善養生者守息。此至人之所以貴天遊也。靜然可以補病。眥搣可以休老。寧可以止遽。雖然若是。勞者之務也。非佚者之所未嘗過而問焉。疑獨靜然作靜默。筆乘眥搣盍養生家之術耳。○按真誥云時以手按目四眥。令見光分明。是檢眼神之道。久爲之見百靈。老形之兆發于目眥。拔搣皺紋可以沐浴老容。○病而補之。老而休之。遽而止之。未免有事。猶是勞者之務。而非佚者之所。若佚者行所無事。則

馬通伯曰凡得聖賢君子之名必其行有矜奇立異者故曰駴合時与駴世相反皆莊子所不屑也

自然不病不老不遽。又何必過而問其補之休之止之之術乎。聖人之所以駴同駭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賢人之所以駴世。聖人未嘗過而問焉。君子之所以駴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小人之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問焉。佚者聖而不可知之神人也。○呂云。神人聖人不同者迹。賢人君子。不同者才。君子小人。則有義利之分矣。○按駴者所爲異人。令人驚爲神奇也。合時者當時以異說爲神奇。隨声附和。而與之合。天下篇所言與惠施相應無窮者是也。演門宋城門名有親死者。以善毀爵爲官師。其黨人毀而死者半。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務光怒之。紀他聞之。帥弟子而踆於窾款水。諸侯弔之。三年。申徒狄因以踣赴河。踆古蹲字。踣僵也。頓也。呂註。官師之勸。其黨至于毀死。許由之逃。其徒至於踣河。殉迹之弊至此。○此失眞傷性之仁義也。

馬通伯曰以上申發篇首之義以見游世而能虛己自全者之不易覯徇世絕世皆不足語此以惠子之可與言猶有子言無用之疑也何望哉

荃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兎得兎而忘蹄荃香艸可以餌魚。一云魚笱也。蹄兎罝也。係其腳。故云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在猶載也。○呂註莊子恐後世得其言。而昧其所以言。故卒之以荃蹄之喻。俾學者忘言以究其意也。





